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為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

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背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賁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

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

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

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沈氏曰前明萬曆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

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稍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全廩一體撥選如異門大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圖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爲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

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令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

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閒歲一人試于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于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于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

矣或曰開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于功名哉

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面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蒞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于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憂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鄭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皐王政衞啓參孝縱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集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于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厙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姦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

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敎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郞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

字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闔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姧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駮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

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 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原注）胡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爲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勅之不便 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謩鄭肅韓佽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祇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擢浙東觀察判官齊總爲衡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憲宗末皇甫鎛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勅書穆宗時授李訓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制書劉士涇擢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封還詔書文宗時敕宮與犯贓者給事中狄兼謩封還勅書宣宗時敕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時貶右補闕王諸給事中鄭公輿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原氏曰攷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

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倘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寖默者多矣此宰執乃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為

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日抄出駁之抄出覆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天啓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為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駮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三箇月）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襄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志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甯鄉

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乃繳還詞頭後人遂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自此始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

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元城語錄漢元封元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禁于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鎭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榦弱枝之誼願罷都

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緣是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原注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

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

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竟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閒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宂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塵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

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辭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詔二周年一替 韋忠諫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懾州縣本朝多有其人)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

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　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　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

宋眞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

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隷於大

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内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内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

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旣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唐皎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調租勉農政不可

琡前鎭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諢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閒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淸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

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于愼行筆麈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冤句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北齊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

汶成案五代任官凡擢擬無能者始注為縣令其為庸瑣宜矣宋則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術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後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則欲其得人難也章俊卿云弄權于膺驚之行倚法為膺虎之暴豁塗其訴求星火以督促銜帶勸農而貲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科罰之賦私人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又日一捱州麾便肆貪欲訟牒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貴徹役惟財是求縣道悅極煎熬民閒久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詞開告許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弃甯民守令之失略見此矣厥後金元亦輝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鬨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每特皆重內輕外遂至賢者鄙丧職多昏驟前明尤重進士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治觀出身為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憤激之談蓋發于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鎭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監當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刺史）郎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鎭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衞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鎭彊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眞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陸游渭南集）權知府自李符始　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楊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襲卽謂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

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奚附自古循吏莫盛兩漢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摧擊豪強追逋盜賊惠威胥達邊徼皆安此誠法簡權專得自措施故也然其間貪黷殘酷枝險卑污依倚中涓結納外戚隱恃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黜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特漢時騎士隸于太守得自徵發不失機宜姦宄殄除郡國綏謐此爲高出唐宋耳致前明初無考察迨治後始定條目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與治理厥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孰苛細之條爲出入之資何吏短長何代蔑有此在仁明因事決舍必盡剔考功繁科轉恐行法未通法外或寄意輕重也

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爲

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塡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守令胥吏與六部長官之胥吏相緣爲姦而治以大壞猶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綰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

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謂遺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羸餘過容往來廪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卽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羸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

之便易而兵農爲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凡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尙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遴

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横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胤傳元和十三年爲横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鎭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秪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鎭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禀命受代自重胤

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勑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阯近為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勑從之（沈氏曰況鍾知蘇州府亦賜勑）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勑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

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閒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覩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元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

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召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勑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陛辭而不

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邈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

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當云太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寖消頗淸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

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通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

此夫以太宗之政而爲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楊氏曰漢宗室爲宰相者西京只劉屈氂而已東都亦不數數見也）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原注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

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鼎五
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
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
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
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懸右職以勸其從先委
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論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
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
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
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
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
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

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宰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鄭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皐（原注：嗣曹王）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

食廉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爲潑撒太尉）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原注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原注明帝

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並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荆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顚木之有由蘖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郞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肅宗以後諸王不出閤不分房蓋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疑忌其兄弟矣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皐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帥亦何至大盜覆都彊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並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愼鋆列名奄案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

惟朱統鉓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郎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衞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維服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陽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湍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

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繼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虔澄勰自是至親其匪順羅乂皆有權力闚望屈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深得宗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

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王名原注曹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炌男

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為之沈閣

宋史趙希蹕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為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閤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

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
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閤老于文
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
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
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貨賂況以
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
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藝也今之懇乞
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
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纍之矣夫一夫吁嗟
王道爲虧今且窮閻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
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杕杜作而晉微角

弓剌而周替可以為後王之殷鑒矣汝成案王司農明史葉云日剝月削雖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遠者宗派蕃昌祿秩難給末胄疏庸不免飢寒卽號稱雄藩而牽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之所謂維城之寄無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萬曆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麗宗祿之虧乏議者遂有減歲祿限宮媵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緜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啟禎時軍餉告絀大農蒿目日憂難支安能顧贍藩維親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給不贍一旦盜起無力禦侮徒手就戮宗社為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蹙之狀正與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殊然明之諸王在位勤恪行誼孝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親覩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酷貪縱恣尤眾豈皆恩澤之不逮歟則封祿之厚適為驕橫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

以為固苟焉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為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楊氏曰九公惟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鎭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鎭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鎭之勢重也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

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鎭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衞將還本鎭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並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勢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姦宄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貧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鎭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

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
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陜一帥禦
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
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
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
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
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
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
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
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
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

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甚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畀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探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横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

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鎭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眞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

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本無百年不敝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學深慮論略盡之矣）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隳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能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

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衞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强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御史臺言兵踰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後改爲遼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

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鼂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

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即定州者如韓琦龐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令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楊氏曰昌黎客兵土兵之策可於此得之陳鴻博曰今塞外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皆吾牧廠之區與諸部多犬牙相錯熱河入溝營鄭家莊雖分列副都統總管駐防而

由河屯營以西開平舊衛其街陌遺跡尚存興和見有屯田客戶獨石口外則有紅城歸化城爲東勝舊地彼處率土泉深厚水草豐美宜於屯牧使於開平故地設屯牧使一人總領其事復分設口外四路滿漢同知隸之畫彊分駐聯爲應援見今內務府上三旂及會稽司諸衙門閒散之丁約數萬有餘漢軍披甲外閒散者亦有二三萬餘人等與其使衆食京師貧窘無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歲撥發三萬人復募邊民願往者各給以種糧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擇其中之驍捷者教練爲兵耕牧之餘復習騎射擊刺之法名爲屯軍使世守其業五年以後始差收耕收之稅餉以供給屯軍餉勞之需復以其餘力繕完牆堡修整戍器第使人自爲守經費所出取之屯牧有餘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宮不許識字永樂

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實錄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劉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原注英廟升遐典璽局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冈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教內書館綸受學焉遂內外交錯以謀入閣已而敗露得罪綸造溥家執弟子禮坐溥上坐飲至晡而去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贄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

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元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元宗始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閹人導君以酒色導君以荒游導君以侈御導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閫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汨矣金人則死罪生求拂矣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誠訓無所畜難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蓄公卿天子孤矣逐居忠良朋延容矣挾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請著爲典曰凡閹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人之職可及使覲戎事者殺無赦凡閹人傳命于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輒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于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

者死小臣不言者斷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原注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埽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役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目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卽弄權之漸仁宗卽位凡差出內臣限

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原注）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內官楊實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李齎同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至於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

泄邇馮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親見邊疆之禍而幸以奄人董軍可歎哉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勑責其低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勑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阯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

宣二宗亦但加之譏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
漸乎
交阯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
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阯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
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
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日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阯齊桓首霸
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
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與安伯徐亨都督馬

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馬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鎭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姦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官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鎭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

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
官苦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
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
專權聚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
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
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
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

一人無事之時假爲謹愼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責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媵奴顏者內官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躐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恐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

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内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内心實在外内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内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原志疏草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遺四出

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

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褻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譏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原注)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令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筦籥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逾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天啟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舉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

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

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傳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璫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溯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設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今可以無敝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參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臚列

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中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

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劉吉等之辭唐氏曰不重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禍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嚴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興州左屯衞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

壞風化皆原於爾尙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衞督逐回籍弘治元年令錦衣衞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

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
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
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
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
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
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
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為胎卵
剖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為
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
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

權罷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集釋卷九終